

罗杰·格林博士，美国基督教，

第 2 节1，新正统派与社会危机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第 21 节课，主题是新正统派和社会危机。

我们正在讲第 16 节课，新正统派和社会危机。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介绍新正统派的背景。提醒一下，提醒一下我们在背景中说过的内容，基督徒在 30 年代、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出现。他们发现美国分裂成右翼原教旨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了。

因此，他们觉得美国人需要一种非常健康的新教。于是，一种名为新正统派的运动兴起。记住，我们说的是新正统派。之所以被称为新正统派，是因为它是一种以圣经为中心的正统派，主要通过改革者，尤其是加尔文来解释，但并非完全如此，主要是通过加尔文。

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 20 世纪兴起的圣经正统观念的改革。但这些人 and 这是一场非常强大的思想运动，我们也会强调这一点。

但这些人智力上可以允许科学界做他们的事情。科学和宗教之间没有争斗。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圣经进行批评。

他们知道圣经批评有其局限性，但圣经批评并不一定意味着圣经的消亡。所以，他们可以允许这一点。他们可以允许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生活的成长和发展。

他们并不认为城市生活是教会的敌人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允许这种现象。他们也可以允许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批评。

仅仅因为你批评经济结构或社会结构并不意味着你不是圣经基督徒。所以，他们可以允许这种行为，而且确实允许了。所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所以，我们仍然处于新正派的背景中。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许多新正派人士所涉足的是政治现实。

他们非常敏锐地理解圣经神学，并将圣经神学与他们所处世界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因此，他们让圣经理解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生活的政治世界。以下是他们面临的一些政治现实。

也许其他人不想面对这些政治现实。以下是他们面临的一些现实，新正派面临的现实。第一，新正派非常看重这个世界的罪恶。

如果我们认为 20 世纪是基督教世纪，那么我们就不会非常严肃地对待罪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因此，罪恶的现实、我们生活的世界的邪恶以及人类的罪恶太过明显。

我们要谈论的一个人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暂时不必担心他的名字。他在这里中间的照片里。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说过：原罪是所有教义中最经验主义的。原罪是所有教义中最经验主义的。现在，如果我们说某事是经验主义的，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某事是经验主义的，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所有教义中最经验主义的？那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如果你能用眼睛看到某事，如果你能感觉到它，那么它就是经验主义的。

所以，原罪是所有教义中最具经验性的。你不必争论世界上是否存在罪孽。你只需要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看看大屠杀。

你不必为罪争论，好像它不是现实。因此，作为所有教义中最具经验性的，最明显、最有形的教义就是原罪。因此，这首先是一种罪恶感。

新正统派的人说，让我们谈谈罪恶吧。自由派不想谈论罪恶。自由派只看到一个基督教世纪，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会手拉手，一直唱着 Kumbaya 之类的。

他们只想谈论这些。不，新正统派出现了，他们谈论罪孽。第二点是所有国家的局限性。

所有国家都有局限性，当然，所有国家的美德也都有局限性。国家的行为方式有时与自己的实际存在相矛盾，更不用说与邻国的实际存在相矛盾了。所以，所有国家的行为方式都与自己和邻国相矛盾，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现在，在第二点上，这里有点棘手，新正统派神学家说所有国家的美德都是有限的。所有国家有时都想统治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所以，在美国的新正统派神学家追随美国，并且有局限性。

现在，关于第二点，就他们而言，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你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只是试图理解新正统派神学家。就他们而言，上帝唯一一次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与以色列打交道。所以，就他们而言，那是他唯一一次与一个民族打交道。

现在，我们不再生活在以色列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教会的世界里，是基督的身体，而教会是普世的。教会不与任何一个国家有联系。教会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教会也不控制任何一个国家。

因此，教会是世界各地基督的身体。因此，新正统派神学家说，现在要小心，不要把上帝与任何一个国家联系起来。以色列就是这种情况，但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现在，你将上帝与他的身体、与基督在世上的身体（大写字母 C，即教会）联系起来，这是普世的。这是所有国家的。这是跨国界的。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第三，政治权力的现实。当你看到政治权力时，忽视政治权力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面对政治权力，看看它要去哪里，看看它是否在履行承诺。我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 Bonhoeffer 研讨会，这方面的完美例子当然是 Dietrich Bonhoeffer

fer。Dietrich Bonhoeffer 面对的是政治权力，他确信这种权力不再受上帝的控制。

纳粹政权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它不再是一个合法的政治力量。它现在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治力量。

它已经超越了上帝在建立国家和建立权力时所设定的界限。因此，因为它已经超越了界限，所以我们在 Bonhoeffer 研讨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正因为如此，Dietrich Bonhoeffer 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阴谋。这对 Bonhoeffer 来说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 Bonhoeffer 是一名牧师。

他有点和平主义。他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因此，像这样的人参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他一定觉得那个政治权力已经超越了权力的界限，必须被推翻，以拯救德国，拯救西方文明。

因此，新正统派神学家实际上认为，必须解决政治权力的现实问题。必须解决政治权力的问题。因此，他们反对任何戴上眼罩、不愿看到 20 世纪正在发生的事情或不愿看到纳粹主义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基督教团体、教会或教派。

新正统派人士反对这一点。这不是正确的做法。然后是第四件事，我们已经和这些人提到过这一点，但第四件事是，这种新正统派成为美国新教内部的伟大思想传统。

因此，新正统派神学家说，当你用头脑崇拜上帝时，你就是崇拜上帝。当你用头脑去理解周围的世界并服务于周围的世界时，你就是尊敬上帝。它在美国和欧洲也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知识传统和知识运动。

因此，用我们的思想崇拜上帝并用我们的思想取悦上帝对于这些新正统派神学家来说非常重要。现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美国原教旨主义，因为有一些美国原教旨主义，不是全部，但有一些美国原教旨主义是相当反智的，而新正统派认为这不是符合圣经的方式，也不是基督教的方式。所以，这些是新正统派的一些特征以及它会带来什么。

这就是新正统派的背景。那么，首先，有什么背景信息吗？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稍后会看到更多内容。有什么关于新正统派、新正统派运动的信息吗？所以，我们在课程中看到了很多运动，现在我们看到另一个运动在这里出现。

好吧，如果不谈论卡尔·巴特的重要性，你就不能谈论新正统派。所以，这就是第 16 页大纲中的 B，即卡尔·巴特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了解巴特，我们就无法理解新正统派神学家在这里提出的观点。

好的，顺便说一下，卡尔·巴特的重要性是巴特而不是巴特。好的，祝福你们。非常感谢。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问我关于卡尔·巴特的问题，就说，我想问你一个关于卡尔·巴特的问题，但不是巴特，因为我经常听到。

所以，很明显是巴特。顺便说一句，这与任何事情都无关，所以不要试图建立任何联系。我们在戈登学院有一位教授，威廉·比勒博士，他是最后一位在瑞士巴塞尔的卡尔·巴特手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学生。

他最初在巴灵顿任教，在合并之前就来了，1981 年就来了。但他一生中都有盛名，他是最后一个美国人；他不是最后一个在巴特手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但他是最后一个在卡尔·巴特手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学生。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他值得注意的成就。

好吧，这就是卡尔·巴特。我们要做的是稍微回顾一下他的生活，不多，只是一些关于他生活的指标，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他的神学。他的神学将在美国新正统派中发挥作用。

好吧，下面只是关于他生活的一些事情。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他出生在瑞士，所以他是瑞士公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它将在以后挽救他的生命，原因我们将在几分钟后看到。

但他出生在瑞士。因此，卡尔·巴特是在自由新教传统中长大的。他上了大学，在大学里，新教自由主义已经占据了德国大学。

所以，他是在这种传统中长大的。他相信这些东西。施莱尔马赫对他的研究等来说非常重要。

这就是他成长的传统。现在，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牧师。他曾在瑞士当牧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当过牧师。所以，他观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牧师，他无法将自己所受的新教自由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相提并论。

他无法在自己的生活中同时满足这两点。他发现的是我们所谓的古典新教自由主义，他发现那是破产的。那是不符合圣经的。

这对于 20 世纪来说站不住脚。那么，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牧师做出这一重大发现时，他要去哪里呢？他要去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要求助于什么来试图抵消他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自由神学？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下一步。他求助于圣经。

他读了圣经，在圣经中发现了一个他称之为陌生的新世界。这是一个他不熟悉的世界，他受过古典自由新教的训练，重视圣经批判，几乎把圣经放在一边。卡尔·巴特读了圣经，看到了这个陌生的新世界。他发现圣经谈到了上帝的异性和人类的罪恶性。

这两个教义，我们在研究他的神学时就会看到，但上帝是异端，是超越性的，人类是罪恶的。圣经没有提到，也没有暗示上帝与人类的某种统一，这是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的教义之一。上帝与人类是统一的。

耶稣成为与上帝合一的典范等等。不，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也许是人们从圣经中得到的，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

圣经说上帝是神圣的他者，而我们则是需要救赎的罪人。所以现在他发现了圣经这个奇怪的新世界。现在的问题是，他将如何解释圣经？当然，他将通过他所听到的新教自由主义的人来解释圣经，但也许他听说过他们，但也许他们被放在了边缘，但他将通过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解释圣经。

所以，他要去找路德，尤其是加尔文，帮助他理解这个伟大的圣经信息，这个圣经中陌生的新世界。他要去找改革者。现在，他还去找克尔凯郭尔。

这就是 19 世纪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基督教存在主义。阅读和研究克尔凯郭尔也给他带来了很大帮助。因此，他发现自己主要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

好的，这里还有几件事关于卡尔·巴特。1918 年，他写了一篇评论。当他发现圣经这个陌生的新世界时，真正让他着迷、让他惊叹不已的书之一是罗马书。

1918 年，他决定写一本《罗马书》的注释。这本书于 18 年首次出版，1921 年再次出版。但他为《罗马书》写了注释。

我只想说说那篇评论。写那篇评论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德国牧师分享他对罗马书的了解。你知道，这篇评论的目的是与其他瑞士牧师讨论。

我说过德国牧师吗？还有其他瑞士牧师。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其他人也了解这一点，它最终被翻译成了英文。

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对罗马书的注释引起了轰动。它变得公正，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阅读并研究它，给他写信，到他教书的地方拜访他，等等。

这本书成为了一部令人惊叹的巨作。所以，他知道他发现了一些东西。他在尝试解读罗马书时发现了一些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它会轰动一时？因为新教自由主义几乎忽视了圣经，包括罗马书。它之所以轰动一时，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圣经的新方式，一种看待 20 世纪上帝信息的新方式，它是一本爆炸性的书。所以巴特出现了。

他并没有真正打算出名，但他确实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出名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巴特开始在一流大学任教，然后他去了德国。现在他是瑞士公民，但他去了德国开始他的教学生涯，并在多所不同的德国大学任教。

在那里，他决定开始撰写教义学。他决定撰写系统神学。现在他决定，他最初称之为教义学的东西就是基督教教义学。

他认为这是他著作的一个好标题，《基督教教义学》。然后他说，不，这不是基督教教义学。这是教会教义学。

因此，他将书名从《基督教教义学》改为《教会教义学》。当时他刚过 30 岁，现在他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和教牧事工；30 岁出头时，他开始撰写《教会教义学》。1968 年去世时，他还在撰写《教会教义学》。

因此，教会教义是一部多卷的教义。这里只是给你一点提示，关于和解的教义有两卷，我想说，仅一个教义就有大约 1600 到 1700 页。因此，要读完卡尔·巴特的著作确实需要一段时间。

毫无疑问。花一段时间来研究卡尔·巴特的著作就像花一辈子一样。我的博士课程中有一门和解课程，我们研究了巴特的两卷书，大约 1800 页，只涉及和解这一教义。

所以，阅读和研究卡尔·巴特需要一段时间，但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教会教义。所以，好吧。

所以，他正在写作。现在，希特勒已经掌权。他在德国。

希特勒掌权。希特勒掌权时，他和其他人以及他最聪明的学生，都是名叫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人。希特勒掌权时，他和其他人看到他花了一点时间，但最终，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不是领导者，不是一个领导者。

他不是元首。他不是元首。这不是一个政府。

那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他开始批评希特勒。他是《巴曼宣言》的作者。

我名单上没有这个，但是 BARMEN，即巴曼宣言。你要记下来。他是巴曼宣言的作者。

巴曼宣言基本上是一份反对纳粹教会的信仰宣言，因为德国教会已经纳粹化了。德国教会向希特勒致敬。好吧，生命中只有一位主，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因此，《巴曼宣言》非常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好吧，现在，如果他不是瑞士公民或德国公民，他最终可能会像 Bonhoeffer 一样。Bonhoeffer 最终入狱，然后 Bonhoeffer 被处决。

事实上，昨天，4 月 5 日，正是 Bonhoeffer 被关进监狱的日子。然后，43 年 4 月 5 日，他去世了。45 年 4 月 9 日，他被绞死。

如果巴特是德国公民，他的下场可能和朋霍费尔一样。但由于他是瑞士公民，他被放行了。他得以回到瑞士。

当他回到瑞士时，在讨论他的神学之前，我们最后要说的是，当他回到瑞士时，他在巴塞尔度过了余生。这就是巴塞尔。他在巴塞尔大学度过了余生。

我们的朋友就是在那里从卡尔·巴特那里获得学位的。顺便说一句，是巴塞尔，不是巴塞尔。所以请不要说卡尔·巴特来自巴塞尔。

你知道，那是巴塞尔。所以，他回到巴塞尔，在那儿度过了余生。所以当战争爆发时，他身处一个安全、中立的国家，等等。

但这就是巴特。他就是这样的人。你无法想象，他被称为第二个奥古斯丁。

他之所以被称为第二个奥古斯丁，是因为他的神学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就像奥古斯丁对他的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好吧，这就是卡尔·巴特。

这只是关于他生活的一小部分，这样我们在了解他的神学之前就能了解他是谁。现在，出于某种原因，这没有出现。那有出现吗？好的，就是它，1886 年，1968 年。

就在那里。他就在这里。你知道，我也想对这张照片说点什么。

如果你看看这张照片，《时代》杂志，如果你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卡尔·巴特，你会注意到他身后有东西。现在，这是《时代》杂志。这是美国的产品。

但你会注意到他身后有东西，那是一座空坟墓。那是复活的基督。现在，甚至《时代》杂志也承认卡尔·巴特神学的核心部分是耶稣的复活。

甚至他们也有意识这样做。但我想说的是，你会注意到，我们几分钟后也会谈论尼布尔，但我想说的是卡尔·巴特。卡尔·巴特是公认的公共神学家。

他被公认为一位公众神学家，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换句话说，40、50、60年代仍然是神学家对其文化产生影响的时期。我认为，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和文化中还没有达到那个时代，那时有公众神学家。

可能我们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一次是教皇方济各的最近访问。教皇方济各来到美国，作为神学家、牧师、传教士、罗马天主教会领袖等，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是我们最接近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公共神学家的一次。

这样的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这里有关于巴特、关于他的生活的介绍吗？也许您在其他课程中讨论过巴特，所以也许您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但它的影响非常大。我们来谈谈第二个话题，他的神学，因为巴特的神学将影响我们讨论的其他人，这个运动被称为新正统派。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他的神学。我认为他的神学有五点对塑造新正统派很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圣经作为上帝之言的严肃性或承诺。

因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作为上帝的话语，主要向我们讲述基督是上帝的话语。因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讲述基督是上帝的话语，这一点毫无疑问。

现在，首先，上帝之言的新严肃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做的就是攻击、追击、挑战任何试图适应上帝之言、任何试图控制上帝之言、任何试图驯服上帝之言的企图。所以，他是一位神学家。他会追击那些犯了错误的人。

因此，在第一点，即对上帝圣言的新严肃态度下，他针对的是三类基本人群，因为他们不理解上帝圣言，或者他们理解上帝圣言的方式有损于上帝圣言。所

以，他针对的是三类人群。第一类，他针对的是那些将上帝圣言视为需要解决的谜团的学者。

圣经，我们打开圣经吧。我是一个学者。圣经里有很多未解之谜，我要去发现和找出这些未解之谜。

这是我的工作。他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就等于你控制了《圣经》。就像你控制了《上帝的话语》。

所以，他对此一点也不高兴。上帝的话语并不是一系列有待发现的奥秘。好吧，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追随自由派、古典自由派学者和古典自由派新教徒。他追随新教自由主义，因为新教自由主义将上帝的话语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来说，耶稣有点像一个温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先知般的声音，没有任何祭司般的职能，没有任何君王般的角色。

因此，对于这些人而言，耶稣变成了非常温顺的中产阶级。他非常不满意那些利用圣经来发展自己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这并不是圣经的全部。

那是对圣经的驯服。那是对圣经的一种控制。那是坏消息。

好的，他要打击的第三批人。他要打击的第三批人，你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但第三批人是社会福音派。他要打击的是社会福音派。

现在，他不再追随劳申布施，而是追随第二代和第三代社会福音派，因为他们把圣经变成了一本道德书籍，教导人们如何纠正这个世界的错误，如何实现社会重建，如何改革世界。所以，他们把它变成了一本道德文本。他们忘记了圣经中关于上帝和人类、上帝的异性和人类的罪恶性等其他一切。

不，这是一本道德书。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能想出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他对此非常不高兴，因为那不是上帝的话语。

当你这样做时，你就驯服了上帝的话语。当你这样做时，你就控制了上帝的话语。因此，对于卡尔·巴特来说，当我们继续研究其他新正统派人士时，第一件事也是正确的，但对于卡尔·巴特来说，第一件事是对上帝话语的新严肃态度。

让我们认真对待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它是什么。这是上帝从他的角度而不是从我们的角度对我们说话。

这就是第一点。让我先说第二点，然后我得让你们休息一下。所以，第二点很容易从第一点开始。

第二个是，人们开始严肃地看待上帝是谁，因为上帝是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主宰。这就是上帝。所以，人们开始严肃地看待上帝是谁。

因此，根据翻译的不同，这可能是一种文字游戏。上帝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用英语拼写为 WHOLLY。上帝是完全不同的。

或者，你可以说上帝是完全不同的，神圣的。完全不同的。对于巴特来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

他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他完全不同，神圣不同。

他是圣洁的，而我们却不是。他的圣洁与我们不同。所以，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荣耀，以及自由新教所做的一切，甚至驯服了上帝。

因此，对于自由新教来说，上帝已经成为我们的好伙伴。上帝已经成为我的朋友。上帝已经成为，嗯，你们经常在广播、电视上听到这个，上帝已经成为天上的人，你知道的。

所以，巴特说，这就是你对上帝的看法。你不是在谈论上帝。当你以这种方式谈论上帝时，你不是在谈论圣经中的上帝。

因此，人们对上帝的主权有了新的严肃认识。好的，这是第二点。我给你五秒钟时间。

够了。第三点是新的严肃性。我们从卡尔·巴特那里学到的第三件事是：

他的神学思想中影响我们的第三件事。第三，对上帝的恩典以及我们如何在启示录中看到上帝的恩典有了新的认识。

这就是巴特的第三点。一种新的严肃性。认真对待上帝的恩典。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理解这种恩典是如何向我们揭示或披露的。好吧，卡尔·巴特不喜欢的词是宗教，引述为“宗教”。基督教不是宗教。

现在，他不喜欢这个词的原因是，他认为宗教是人类，是人类努力接近上帝的方式。这就是他看待宗教的方式。这也是他看待世界宗教的方式。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虔诚或我们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努力接近上帝，或者努力接近众神。我们努力取悦上帝或众神。对巴特来说，这就是宗教。

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上帝恩典向我们揭示的基督的身体。因此，基督教是上帝的恩典闯入我们的生活并由上帝的恩典形成的信徒团体。

基督教不是我们塑造的宗教。它不是我们创立的宗教。它不是我们拼凑起来的宗教。

基督教是上帝恩典为我们形成和塑造的。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上帝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自己。他以最伟大的启示向我们展示了自己，而最伟大的启示当然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因此，我们理解上帝在肉身中，在基督里的恩典，就是上帝向我们显现的方式。所以，看看耶稣的面容。这就是你认识上帝的方式，因为这就是上帝选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

所以这变得非常重要。现在，我提到了这一点。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了解基督教神学，你们就会知道这一点，但约翰福音 1.14。你想把这节经文写下来。

约翰福音 1.14。你肯定想记下来。好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荣耀是父的独生子，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

那么上帝是如何向我们启示自己的呢？他是如何启示他的恩典的？他通过耶稣基督亲自降临来启示他的恩典。好的。卡尔·巴特对这节经文有自己的看法。

卡尔·巴特将这段经文称为“简而言之的神学”。这就是简而言之的神学。巴特说约翰福音 1:14 就是圣经。

其余内容都是对约翰福音 1:14 的注释。所以，如果你了解约翰福音 1:14，你就了解了圣经。你了解了经文的核心。你了解了道成肉身。

圣经中的其他所有内容都指向约翰福音 1:14，即上帝化身为人的伟大事件。因此，基督论的整个内容以及基督对我们来说是谁变得非常重要。第四点。

第四，新的严肃性。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要对人类作为罪人有新的严肃性。我们首先是罪人。

首先，我们是在反抗上帝。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过高地评价自己。因为与神圣的上帝相比，我们是在反抗。

毫无疑问。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严肃态度。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严肃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罪孽，以及上帝如何监督我们、审判我们。

上帝是审判我们罪孽的审判者。对巴特来说，认识上帝的第一种方式可能就是认识他是审判你的罪孽的审判者。但当然，他通过基督的到来和约翰福音 1:14 等提供了一种克服罪孽的方法。

那么，在第四点中，我有没有基督教神学课的老师？我有一对基督教神学课的老师。在基督教神学课上，我们经常引用约翰·加尔文的话，巴特很了解他。虽然不是巴特本人，但巴特很了解约翰·加尔文。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开篇我不想挑神学课上的任何人的毛病，但《基督教要义》的开篇就是，我们拥有的所有智慧，也就是真正的、健全的智慧，都始

于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但究竟哪一个先来却很难分辨。但加尔文教导说，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是相互交织的。

但加尔文说的第一件事，你对自己的第一认识，就是你是一个反抗上帝的罪人。巴特接着说，你对自己的第一认识就是你被你的罪所限制，你需要救赎。你自己做不到，上帝会在基督里做这件事。

但这是您对自己的第一件事。现在，我只想快速说一下，但这是否是对我们生活的文化的一种反文化信息？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这是一个是非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这是一种反文化的信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想谈论人类是反抗上帝、需要救赎的罪人。我没事，你也没事，非常感谢。所以现在我感觉到巴特的长篇布道即将到来，关于人类是罪人。

这就是第四点。好的，接下来是第五点。第五点是我们必须对如何理解上帝有新的严肃态度。

我们需要以新的严肃态度来理解上帝。因为自由派新教徒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思想、学识和教学等来理解上帝，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你有正确的概念，如果你有正确的思想，如果你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哲学，那么你就能了解上帝。

你当然可以。巴特说你做不到。你甚至无法从你自己出发，用这些概念等等来理解上帝是谁。

因此，我们要更加认真地尝试认识上帝。我们怎样认识上帝？我们认识上帝只是因为他向我们说话。只是因为他对我们说话。

只因为他向我们透露了自己。只因为他将自己献给了我们。然后他要求什么？他要求对此作出回应。

所以这有点辩证法。上帝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回应上帝。我们越回应上帝，他就越向我们展现自己，等等。

这里正在进行某种对话。因此，人们对理解上帝的尝试有了新的严肃态度。这五个方面将新正统派与巴特派区分开来。

那么，如果你看一下你的清单，对这五件事有什么疑问吗？这五个方面。巴特是改革宗派的一员。他很了解加尔文，也很好地诠释了加尔文，但他是瑞士改革宗派的一员。

所以，他与教派有密切的联系。他确实如此。到他去世时，他已经是一位世界神学家了。

他将犹太教、世界宗教和基督教视为一种宗教。他不喜欢宗教。如果宗教是人类努力接近上帝、认识上帝和取悦上帝的一种方式，那么这就是宗教。

巴特不想参与其中。基督教的形成不是因为我们而形成的。教会不是我们形成的。

基督教的形成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所揭示的一切。所以现在，巴特有时会在巴特学者中就此展开长时间的讨论，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巴特学者去解决吧。但有时，巴特被指责为普救论者，他接受了这一点；我们昨天在朋霍费尔研讨会上谈到了这一点；在亚当里，所有人都在基督里犯了罪。

一切都将变得鲜活。诸如此类。所以，巴特，他们一直在向巴特施压，但他没有，他有点没有，他有时会反驳。

有一次，他说我是一个小 U 的普救论者。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吧，这意味着他意识到人类仍然有说不的自由，仍然有对上帝说不的自由，并且永远有对上帝说不的自由。所以，我不确定。

但那场讨论涉及世界宗教和犹太教等。上帝会救赎所有人吗？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是否走在基督徒的道路上？是的，亚历山大？不，他只做了大约 11 年的牧师。然后他开始全职教学。

现在，他一生都在传教。所以，他最喜欢的传教场所之一是当地的监狱。他喜欢去当地的监狱向囚犯传教。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信息非常具有巴特主义色彩，但我们昨天在 Bonhoeffer 中再次谈到了这一点，但这个信息是上帝已经救赎了你。上帝已经以基督的名义来救赎你。我在这里向你传达这个好消息。

所以他就是这样传道的，因为他觉得这就是福音的重点。所以是的，他确实讲了很多道，但当他开始全职教学时，他就没有牧师职务了。是的。

是的。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他最终有了一个家庭。他的儿子马库斯·巴特成为了一位非常著名的新约学者，并且在美国任教。

我认为是在匹兹堡，但我不确定。但马库斯·巴特成为了一名新约学者。所以这是第一点，家庭。

他会说多种语言。我的朋友比尔·比勒，我们都认识他，但我的朋友比尔·比勒参加过研讨会，研讨会通常以法语、德语和英语同时进行，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会说多种语言。

是的。毫无疑问，他是第二个奥古斯丁。不过我要说的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一点，但如果你在欧洲文化中长大，你无论如何都会说多种语言。

你会懂德语、法语和英语，也许还会懂意大利语，也许还会懂一点西班牙语。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世界。欧洲那些幸运的人是在多语言的世界中长大的。

所以，他能说多种语言。是的。巴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他是一个迷人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是的。

是的。不，他的家人名义上是基督徒。他有点像朋霍费尔。

朋霍费尔也是在名义上的基督教路德宗家庭中长大的，而巴特则在名义上的基督教改革宗家庭中长大，因此，他上大学时并没有考虑过与圣经和教会历史有关的神学。

这是自由神学。所以，他和朋霍费尔一样，是在一种更自由的传统中长大的。但巴特是在担任圣经牧师时发现了这一点的。

朋霍费尔在 13 或 14 岁时也有了同样的发现，开始研究圣经，然后对家人说，我想成为一名神学家。所以，他们的人生道路非常相似。后来朋霍费尔成为了巴特的学生。

所以，朋霍费尔可以说是巴特的第二代，他继承了巴特的一些神学思想，尽管他去世时才 39 岁。关于巴特还有另外一些事情。我喜欢谈论卡尔·巴特。

他是个非常迷人的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巴特的影响力非常大，在美国福音派中影响力最大。

我们的朋友卖掉了他在加州的药店，带着妻子和六个孩子来到巴塞尔，跟随卡尔·巴特学习——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有很多福音派人士设法来到巴塞尔跟随巴特学习。

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派人士非常重视圣经。福音派人士会听取任何认真对待圣经的神学家的意见。尽管他们可能不同意他的神学的一些细微差别，但他们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他们所寻找的那种智力力量，这种力量在原教旨主义中是找不到的，直到福音派开始建立时才找到。

因此，我们将要讨论的福音派中的许多人，其中有些人是巴特在巴塞尔大学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巴特来到美国时，也被邀请与巴特一起参加讨论，因为他们讲同一种语言，我们都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基督和复活的启示。所以，是的，他们与巴特有很多联系。

所以我想说，巴特仍然很有影响力。他对女性和残疾女性的看法是什么？对。他确实没有。这实际上不是他自己文化中出现的主题，因此也是他自己的教条中出现的主题。

现在，就男人和女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人类大家庭都是上帝恩典的接受者。所以，他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任何区分。但因为这对他说来不是一

个文化问题，而且我不确定，即使他来到美国时，他是否曾经是文化问题，我也不确定。他可能因此受到质疑，但我不确定。

但在巴特身上你找不到这种东西，纯粹是因为这不在他的参考框架之内，就像芬尼或英国的卫斯理那样。巴特还有别的。最后一个关于巴特的问题。

我们喜欢谈论卡尔·巴特。从神学角度来说，他对新正统派、福音派、以及当我们在这里遇到我们的朋友尼布尔兄弟时美国基督教将会发生什么非常重要。不是吗？好的。

祝福你们。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新正统派和社会危机的第21节课。